

0
1 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No.6230



善
436
4748
云南省图书馆

胡在齋公文集序



胡莊肅公文集序

三代以還語功業者如諸葛武侯不階
 尺土佐其君以成鼎分之業與天下爭
 衡可謂竒且盛矣乃文章則有昌黎韓
 退之起八代之衰立言垂訓震當時而
 傳後世論者甚以比之孟氏蓋文章之
 雄也是二公者雖一則忠猷神秘一則
 筆力竒瑰得之天造者為多然武侯南



陽高卧養之既深中道而後遇主故出
所蘊以措諸經綸遂無敵於當世退之
棲遲偃蹇厄於下位晚歲始居吏部是
以得大肆其力於著述之間卒為萬世
辭章之祖孟子所謂有不為而後有為
古之論詩者亦謂詩必窮而後工此皆
知言者也使當時武侯或蚤遇先主退
之終身大位即立功立言未必炳炳如

是蓋寂寞之濱乃君子育德畜智之地
而巖居川觀固才華聞識之所繇日益
而無方者也我莊肅胡公產於滁陽環
滁四面若瑯琊石屏諸峰之峭峻嶙峋
庶子紫薇白龍真珠群流萬壑之紆廻
渟滄其靈淑之氣所磅礴鬱積者公既
得於降生之初以為功業文章之本且
芳年入仕中路垂翅而歸家食者幾二

十年他人處之非感憤自傷即放流自
廢矣公乃以燕居多暇博極群書考究
今古遨遊四方採摭民風國故益闕其
用世之學而見於詩歌紀述者亦莫非
經綸之具是以文既可傳而出而當盤
錯之任干戈旁午羽檄交馳公亦神閒
氣定而運籌指示毫髮無爽卒能安生
民而衛

民而衛

社稷謂非發散於翕聚之餘不可也然則
曩之忌公而奪之位者豈知正天所以
玉成之而使與武侯退之同垂不朽也
哉顧武侯抱不世之奇而劉禪非可事
之主竟齎志以沒退之徒以文章自鳴
其不平而不及致諸大用若公遭逢
明主言聽計行斬除草竊拯民水火以詒
休於罔極其奏疏諸牘所以格

君濟世者且得收之金匱書之史牒而不
獨如太史公所謂藏名山以待來世則
公之所遇賢於古人遠矣雖然壯年竟
投之林壑垂老始登之

廟堂眷顧方殷而希文不祿紀綱粗定而
君實遐升使假之以年其所展布康濟
詎止是耶今所遺者僅文章耳知者不
無為公惜焉公撫江右時余以監戎至

誤蒙推轂熟覩公劄勦偉略茲叨承乏
方舉公未竟之志而未能也竊思公之
功徧宇內而於茲土為獨著公之文亦
徧宇內而懷公保釐之澤樂誦其言者
亦惟茲土為獨深遂謀諸按史雲門任
公取公門人少魯周學憲所詮次詩文
若干梓而行之以學憲邵君亦公門下
士也屬之校讐而余述其梗槩云

隆慶六年孟夏吉日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奉

勅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前提督湖廣學校副使監
察御史吳郡徐祚撰

胡莊肅公文集序

先生滁人也少聰知英邁暨長舉制科
授下執事雖未嘗有所表見而識者已
知其有公輔之器焉嗣後先生涵養日
邃文譽益高當柄者擇外服之美秩處
先生遂有督學之

命先生受命即出平生所得無畀之旨窮
理之功薰陶多士而又明目以察其詞

章旁門以取其曲藝異州士人貪者庶
懦者健彬彬乎有東漢節義之風然先
生視事未朞月值二虜出入彼目繫時
事撫然拊髀曰吾

命固督學胡可分國事為二耶乃陳十二
事于公車門

帝覽奏嘆曰忠哉忠哉遂以參知政事駐
朔方蓋將以大用也不意秉國者惡其

辨方蓋將以大用也不意秉國者惡其

氣力忌其才名百窟鑽求尋微指短奪
其爵編為下民而先生處之怡然略無
愠態辭賓謝客偃息養高絕口不談天
下事者一十七載咀經枕史苦骨勞筋
辨禮樂探淵凡世之人少有名字者
聞之無不記懷亦未嘗告之于人黃
董皓叟悉延領望先生一出而先生若
將終身焉逮闕廣三亂武騎干群饑隸

流傭持戈鏤鎧雲騰水沸蟻集蜂營者
不可記數當此之時上將跼躄懦卒躊
躇無辜可憫之元元罔不頭顱墮地流
曳頓覆東南之事益岌岌矣

天子集百執事議曰德碩望重兼通知計
便習兵事者誰乎僉曰某某于是勞先
生以軍務授以黃鉞假以赤干先生拜
表即行竟入賊穴藩臣制將戰氣千增

尋月之間魚驚狐竄功成之後啾然不
居罷旅讀書了無喜色而天下始知先
生之抱負為不可量矣累官至留兵適
選部關

天子竟以先生補之先生喜曰吾平生所
知之人或者可以用之矣方除蠹親賢
而遂短于數豈非天哉祖承先生不棄
納之門下實無可紀之才繆置賢豪之

列豈不愧耶家人扶先生柩自北歸趨
哭于故里見其棟壞梁頽簷簷傾階蕪若
寒士然吁胡可及也檢其敝筐得手迹
若干卷細閱之其奏疏忠朴剴切如司
馬溫公其詩光明正大近朱元晦其文
不詭不靡似韓昌黎平生學力或者其
少發于茲與昔人云文不關世教雖工
無益先生其關世教者也祖初携入閩

圖梓不獲計海內知先生者鳳竹徐公
而公適撫江右知先生之功於江右最
著故託之以傳不朽而鳳竹公強予附
微名于集末予感先生之高誼且不敢
違公之雅情是為之序

賜進士第福建按察司副使前監察御史
兩

勅提督學校奉

古班俸一級古黃門人周弘祖拜書



明至肅公文集目錄

胡莊肅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三十首

二祖訓戒後序

廣輿圖序

易學四同序

周禮說序

讀周易卦變圖說序

皇極正義序

刻孝經序

續文章正宗序

刻四六菁華序

論學粹言序

刻唐宋元名表序

刻判式序

刻策準序

刻三場程式序

刪正小學序

左編後序

歷代文選序

家塾蒙訓錄序

樂府原序

重刻攝生衆妙方序

刻諸葛忠武侯傳序

刻文正范公奏議序

刻范忠宣諸公奏議序

刻包集序

刻正學方先生集序

刻文清先生要語序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刻良知議辯序

莊渠魏先生文集序

浚谷趙公文集序

卷之二

序五十一首

刻念菴文集序

東巖文集序

近山文集序

張石川集序

練溪集序

王居竹投筆稿序

畢祥石職方履議序

褚鳳臺職方履議序

盛明風雅初集序

上谷儲政志序

悼亡卷序

觀風稿序

遺珉集序

王江涇戰功木末序

過庭聞見錄序

籌海圖編序

滁志序

金山志序

同志序

平涼府志序

涇州志序

豐稟序

三泉志序

王氏家乘序

丁氏家乘序

李氏譜序

丁氏族譜序

贈君巡撫順天序

贈張君兵備大名序

送熈齋高公尹順天序

贈公擢光祿卿序

贈潢南胡公僉事山西序

贈謝君督學廣右序

贈南也李公翟憲東太業序

贈謝君督學廣右序

贈南池李公擢遼東太僕序

送曾參議序

送謝州守擢柳郡序

送江浦侯令同知寧波序

送石里張公之蘇郡序

送吳竺原判常州序

送周本仁判寧波序

贈皇甫子推黃州序

贈孫節推之任真定序

送艾推官之淮安序

贈合川理刑歸德序

贈日巖顧君擢守邠州序

藻泉凌君擢守沔陽序

送南廓侯君遷知縣事序

贈張近山開府序

贈魏東張君擢六合學諭序

送周明溪領山東連帥序

贈靖齋韓君擢總淮陽船廠序

卷之三

序五十一首

贈中石呂君休致序
送金學諭致政序

贈鄉耆姚誠齋居士序

贈姜勳府伴讀序

曾可兌或子序

曾甚與道子序

贈可悅戚子序

贈堪輿趙子序

奉賀天卿東野郭公奏績序

贈山泉高子考績序

陳蘭汀恩封三代序

賀古松段公平箴序

叔令藻泉凌君修學序

贈來安魏令築城序

贈太平守小陵吳君序

熊大夫禱雨獲應序

來安武先生從祀鄉賢序

贈抑齋熊大夫入覲序又贈熊大夫入覲序

送桐野李君入覲序

送沈慎齋朝京序

贈石里張明府入覲序

贈李和州入覲序

贈楊二守入覲序

又贈楊二守入覲序

賀慎齋沈公臺獎序

見山應君蒙褒序

王二守臺獎序

贈陳同知蒙獎序

賀二守李君膺獎序

和判張子蒙獎序

椒令龍陽顧君承獎序

贈來安李侯蒙獎序

學博平山李君受獎序

上湖郇子蒙褒兩臺序

贈歐陽山梁蒙褒序

贈廣武衛幕李君蒙獎序

為...受獎序

韓軍吏祭賣告命序

贈廣武衛幕李君蒙獎序

萬戶侯白君受獎序

韓揮使榮績誥命序

壽蔡鶴田先生序

壽華鴻山學士序

壽笠江潘公序

壽蘇原吳公序

壽東坪鄭年丈八袞序

壽三峰朱公序

壽碧溪公序

壽畢翁序

壽隨時余公序

壽文衡山序

壽南畝序

壽于雙峰序

壽曾母羅太夫人序

可則亭序

卷之四

記 四十五首

禮部精膳司題名記

東平州題名記

玉田縣題名記

東平州射圃亭記

重修龍王廟記

新設池河守備記

永平城西築堤記

太原府重修城隍廟記
重修太原府教場記

陽方築城記

除州重葺上下水關記
來安縣修學記

重建通濟橋記

奎山書院記

含山縣學記

新建滁州印馬察院記

來安縣重修學記

新建滌州印馬察院記

永安縣重修學記

義倉記

江浦張侯政蹟記

滌學尊經閣記

滌學新建一祠記

重建清流祠記

顧菴林公去思祠記

修復永豐圩堤記

重修南京太僕寺記

彭子輝滄洲諸景記

揚州府同知唐君去思碑記

和州李守去思碑記
合修軍民二倉記

新修橫渠先生祠堂記
文菴劉公祠堂記

重修四先生祠堂記

重修陽明先生龍山書院記

正學書院新遷瀟溪先生祠堂記

樂平縣創建城垣記 德興縣城垣記

周鎮新建澮支喬記 曠如亭記

南陔堂記 夢賢亭記

遊茅山記

遊張公玉陽善權諸洞記

遊天台記 遊鴈蕩記 遊武當山記

卷之五

書七十八首

奉周約菴中丞書

貽顏漢東書

答程中丞邊事對

與張半州書

奉周約菴中丞書

貽頌侯東書

答程中丞邊事對

與張半洲書

奉王鳳泉尊師書

與李古冲書

奉吳默泉書

奉鄭澹泉書

又奉鄭澹泉書

與張蒙溪書

與大山書

與朱兩川書

與趙大洲書

與歐陽南野書

與胡象岡書

與唐葵野書

寄可泉年兄書

與何憲副書

與孔文谷方伯書

與萬廉園書

與文衡山書

與屠直齋書

月... 卷... 目... 錄...

七

與趙春亭書

與趙甬江年丈書

與張象溪書

奉王鳳泉公書

與萬鹿園書

與陳敬亭書

與史沱村書

與蔡可泉書

與蔡鶴田年丈書

與石皆春書

入關謝鄉中諸故人書

己未秋日與鄉中知舊書

與王成山書

與西亭藩獻書

與楊臨溪大叅論驛傳書

與王在菴書

與張白川書

與長也同書

與辛方山書

與王在菴書

與張白川書

與張北岡書

與薛方山書

與汪道峰書

讀吳興掌故貽徐長谷書

奉存齋相公書

奉李石麓相公書

與楊虞坡年文書

與朱鎮山書

與雷古和書

柬劉帶川借兵

與胡梅林書

與段古松書

與章陽華書

奉毛介川書

與徐鳳竹書

與孫龍峰書

與翁見海書

與曾原泉總戎書

與何吉陽書

奉李克齋書

與陸北川書

與王東廬書

柬喻吾臯

與游蛟潭書

與鄒蘭谷書

與游讓溪書

與閻濯谿書

與蔡白石書

與趙晴澳書

與汪周潭書

與羅近山書

與孟兩峯書

柬孫環山

與邵禎菴書

與鄒東廓書

與唐一菴書

與羅念菴年丈書

與周少魯書

又與周少魯書

與羅念菴年丈書

與周少西書

又與周少魯書

啓三百

請未齋顧老先生啓

與吳蓬岩啓

與陳少淇啓

卷之六

雜著三十一首

復性說

心齋說

觀棧軒說

鄭汝為字說

已軒說

石澗說

書五鳳圖卷

書嚴祠臺壁

書涇城北門外道側石語

題海鶴圖

題日近龍顏巷

贈別圖引

馮高覽勝卷引

耦耕書屋引

跋黃氏家譜

復古書院測語

格物解

答扁義問

讀宣公奏議序

讀牛田吳先生疏草

讀潘公世行錄

讀李節婦傳

新建清流關城閣銘

廣惠橋銘

實塞篇

備倭篇

制蠻篇

厚蓄篇

除風谷紀

備倭篇

制蠻篇

厚蓄篇

滁陽風俗紀

誘俗文

乞胤文

墓誌銘 九首

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潢南胡公墓誌

銘

朝列大夫四川左叅議牛田英公墓誌銘

良嶽王君墓誌銘

通議大夫四峰張公暨配陳恭人合葬墓誌銘

環溪張先生墓誌銘 處士孫東園墓誌銘

故弟汝村處士墓誌銘 七室范安人墓誌銘

封唐孺人馬氏墓誌銘

墓表 四首

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謚文襄

桂公墓表

贈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員外郎父菴張先

生墓表

封南京通政司參議隨時余先生墓表

處士楊正齋先生墓表

行狀 一首

河南左布政使豐山孫公行狀

行狀一首

河南左布政使豐山孫公行狀

傳四首

劉樛菴傳

鞏烈婦傳

姚太恭人傳

韓太孺人節行傳

祭文十八首

壬戌出師祭上下神祇文

祈晴文

祈雨有應謝城隍文

過越謁南鎮祝詞

祭文清薛先生文

遣祭甘泉先生墓文

祭大司馬荆山王公文

祭苑洛韓公墓文

祭涇野呂先生墓文

遣奠楊斛山年兄墓文

祭吳前峰文

奠邵石屏文

寓祭吳蘇園文

祭唐荆川年丈文

祭萬鹿園都督文

祭先師錢培菴先生文

祭楊母文

祭郭聚菴母夫人文

卷之七

賦二首

游香泉賦有序

贊治堂賦

四言詩一首

游香泉賦有序

贊治堂賦

四言詩一首

堯陵

五言古風五十六首

壽同年沈舜臣父母沈子言其家世蚤替父

母勤於訓迪以舜臣貴介而壽呼之

送徐子直使山西

贈陳叟二首

西園十詠

題同年汪道夫含秀樓四首

前出塞五首

後出塞五首

虎丘寺二首

寄懷羅念菴年九五首

剡溪舟泛遂遊東山

用隨時愛景光為韻賦得五首送吳腕山曹

州兵備

辰沅撫苗

盧溪道中書所見

沅州道中東望親舍有懷

過鄠杜見立苗者感賦二首

望終南超宗聖宮二首

題五老觀太極圖為高僉憲乃翁景林賦

磻溪二首

雨後故勢園乍園在涇

磻溪二首

雨後散鬱園園在涇治官署

河汾書院謁文清公祠二首

贈沈萬川春元
苦水謠

五言律詩二百七十一首

閔子祠
哀冲太子薨逝

贈題白揮使待漏圖二首

送趙銀山使蜀取道過家為其季父焚黃二

首

舍弟病久無書憂之一日得手書知已小愈

喜而有作二首

鄉使南歸憑寄舍第七首

得家赴哭弟四首

紅心驛取道之廬陽宣讀遣家累先歸立而

送之賦二首

送徐遠卿乃翁虬髯公歸隱二首

八月十五日諸君子見邀天壇李道士院先

往不至率爾漫興 送陳通判改貳潯江

別盧師商

送里人姜子還南

同年陳伯舉奉使歸閩兼壽其母貞節夫人

題宥氏園亭

神山寺依壁閒韻二首

贈徐海山

題宥氏園亭

神山寺依壁間韻二首

贈徐海山

幽谷二首

壽費竹居七十

江行即事

秋日

閒居四首

湖上

吳門贈徐子

送自者徐一鑑還江浦

秋日莊居二首

郊行二首

贈吳道人

野浦

春雨

夜坐

步園

晚霽

盧肖菴諸君子携貝見過兼枉以詩次韻答

謝

春日山行過白雲菴二首

晚春游斗山因訪前峰南玄二丈一首

上元後於白雲禪菴餞別畢梓石明府奉待
不至阻雨信宿得十首因呈梓石

尚友堂前牡丹盛開承趙雪屏高東玉兩大
僕岳訪留酌雪屏有作見遺次韻答謝二

首

秋日同戚南玄渡江游宿長干諸山寺往來

數日時復漫興

秋日同戚南玄渡江游宿長干諸山寺往來

數日時復漫興

丙午冬十月上旬承梓石太守招遊白雲菴
時修友雲亭成太守題曰雲林深處朝發
城中迨乙夜始克還道途往來得四首
似梓石

東平王岱麓方伯懷寄三詩迭次其韻和以
為謝

送王判入賀萬壽二首 齋居二首

贈魯醫士 奉挽龍湖相公四百

代贈六峰唐氏昆弟 山居雜興十六首

贈孫徵君荆

霍丘曹竹谿過訪賦贈
贈初門謝菊潭

贈新淦馮相士兄弟兼訊念菴年兄

有懷吳雲泉副憲

始發家園至南郊見新苗蔽水光滿田疇感

念往歲之阮喜賦

阻雨於高離店農家留酌二首

華陽洞二首
金山寺一韻二首

酌中冷泉二首
東坡祠二首

二泉二首

靈隱寺前飛來峰下眺望

靈隱寺前飛來峰下眺望

天竺晚歸靈芝寺宿 飛來峰下洞中小坐

承近山太史座主巨石春官舊僚招飲西湖

晚泛三首

度天姥有懷里中諸友

天台舟中有懷唐荆川內翰

天台縣西乘舟至台郡二首

台州東湖

十三日夜舟次姑蘇見天際雲霞萬疊五采
輝燠千狀備具光動川原特異常日至今

人目炫情怡未幾銷歇輒因感賦

姑蘇城外夜泊感事書懷

舟過吳門回望雲間郡閣有懷畢明府

挽同年皇甫少玄

挽同年袁君谷虛

挽陳茂齋年兄

哭王堯衢內翰

錫山道中與同遊作

用韻答贈呂沃洲道長

歸次會稽仰見新月念老親問望惆悵懷歸

觀流觴曲水池二首

觀競渡二首

漢江舟中

過洞庭二首

哭王柘湖郡倅五首

自武昌沂流趨岳

漢江舟中

過洞庭二首

哭王柘湖郡倅五首

自武昌沂流趨岳

冬日晚行

嘉魚道中

岳州分司夜坐

岳陽樓二首

弔屈子二首

弔賈子二首

懷化道中

長沙江中

大荆驛

菴川宮次韻二首

鄭家驛亭子望菴川

辰陽道中

辰陽分司次同年陳僉憲壁間韻

過伏波將軍廟二首

界亭驛

馬底驛

發馬底驛趨辰

訪楊聞山太常承其畱讌奉謝二首

次羅舊堡

時大水壞公私廬舍其
衆閭井漸條凄然滿日

船溪道中

峴山祠

習家池

於武當山五龍宮眺凌虛巖

固原道中會同年郭似菴兵侍郭時謫戍靖

虜

六月十七日夜沅州分司坐向蓮池次池上

韻

夏日同東河趙少參登鳳翔府城北樓眺望

二首

夏日同東河趙少參登鳳翔府城北樓眺望

二首

雨後水泉寺池亭宴坐二首

巳未八月十五日以防秋之役在原州大雨
連日夜不止會當月食塊然獨處感事懷
人得五七言律十有二首

杪秋登固原東山嶽祠二首

登麟遊城

岐山周公廟二首

自寶雞益門鎮入棧道至漢中得五七言律

各四首

宿少林作二首

高陽宮拜二程先生像

朝陵扈從和桂洲公韻二首

廬山二首
雨後過姑壇二首

贈朱山人

春日王內泉高東庄潘春谷招遊晉祠

盧肖菴聞太原虜困有詩見懷次韻答謝

聞倭賊寇錫山有懷鴻山華學士

寄史玉陽二首
寄答安子靜年兄

寄舍山年兄
問凌宰

寄天長楊尹
書居巢張氏遺翰

寄胡潢南

寄懷陳東阜年兄

寄天長楊尹

書居巢張氏遺翰

寄胡潢南

寄懷陳東阜年兄

雲隱道中

雲隱寺

永寧寺木末亭二首

栖霞寺二首

送王竹涯訓義烏

寄凌藻泉

龍洞山曉行

龍洞二首

懷任忠齋宮諫二首

哭夏邑劉尹有序

輓魯初峰茂才二首

陸鳳溪主簿儀封

張惇吾大行奉使荆藩敦塚事

贈楊吉甫鄉耆

送邵少尹之二原

送鄧山人之淮南幕府

送建菴分教廬陵

壽環溪張耆英六十

五言排律九首

長陵即事

送同年曾子尹長樂

冉子祠

駕癸

上朝祭長陵

駕幸九龍池水殿

題俞敬之墓義菴

送石岡王公入佐院事

五言絕句十九首

舟次對月四首

留題國清寺方丈贈肖王和尚

多... 倉... 二... 求... 曾... 馬... 真... 三...

舟次對月四首

留題國清寺方丈贈肖王和尚

彭子滄洲十二詠

贈寫真王子

贈腳僧

七言古風 五首

送呂思抑遼陽募軍

題岡野如雲卷送王中白考績

前峰山水圖為豐城任子賦

桂香仙子圖為門人武子修題

群雞圖為武岑湖賦

七言律詩 一百一十四首

望居庸關

晚望西山有懷諸游聚

黃石公祠

憲王墓

挽趙烈婦

過東平訪父老將送如雲口占以謝

謁孟廟

大同兵變

送周山溪副憲入賀大禮

從觀九龍池水殿二首

送同年黃宗器尹壽張

恭和御製朝陵紀事作

奉和汝胡先生沙河道中扈蹕韻

扈從邀諸君子山行不至詩以嘲之

奉和汝胡先生沙河道中扈蹕韻

扈從邀諸君子山行不至詩以嘲之

予過山中

登居庸關

冬過徐州承竇徵泉戶部招引放鶴亭上

登鳳陽龍興第一山

恭謁皇陵

游包公祠祠在河中流壘石為之非舟不可

達

贈馬龍山郡博

贈鄧雙谿司訓

贈王拙菴

僊人洞

王時魁以詩見貽依韻奉答二首

遊全椒山二首

孫東園處士開閣東遊時時延致方外之士
與論道術余奉使過家開館玄觀觀故邇
園數得遊息飲讌其中賦謝

太僕主簿吳九淵奏績賦贈

清風亭

花山二首

罷官東歸途中有懷大原潘子抑

抵家寄謝廖督學副憲兼示晉陽諸生

乙巳秋贈賜冠服志感二首

閔旱二首

雨過郊行

月食

癸丑九日家讌
時師尚
詔亂後

月食

癸丑九日家讌

時師尚
詔亂後

送和陽郭判同知易州

吉水周子西還因訊念菴年友

來安李尹遷蜀藩審理

挽戚南玄諫議

陸五松選得壽張主簿沿河張秋

送平山李子宰夏邑

楊會江節判轉官河東運副送之

書羅學博先塋圖卷

夷陵人

癸丑中秋夜待月不見有賦

十六夜待月又之不見更疊前韻

胡仲子公集卷之四
十七夜待月見之冉壘前韻

張石里郡牧移貳吳郡

于野鄭公之官南太常寺

至後承鄭于野呂巾石沙秋坪諸公招登曲

山絕頂有作

莆陽鄭子來省尊入于野公于罔賦以送之

聞和守唐婺野遷陟寄贈

臧子石樓書屋索題

甲寅秋送錢滌江僕丞奉表北上

呂巾石太僕謝車歸臥 史玉陽六十寄壽

木山巖中丞自蜀緘寄銀鉸竹扇男補絲布

呂巾石太僕謝車歸臥 史玉陽六十寄壽

木山嚴中丞自蜀緘寄銀鮫竹扇另補絲布

見贈率爾奉謝

余自壬寅歸田凡歷數歲冬苦無雪即雪亦
微今已酉冬至後大雪連幾日夜喜賦四
首

郭東山侍御新建馬院落成喜而有作次韻
答之得四首 庚戌秋感事賦四首

春日游雙城菴次壁間韻

辛亥上元前夕小齋對月聞歌鐘四動感賦

辛亥上元夜草堂侍讌 秋興八首

將發家園番別交親四首

渡江

江上遙望三山

渡江游鳳凰臺次李太白韻

宿高座寺禪房

晨望茅山二首

金山寺雨與凌溪小酌二首

玉女壇五首

義興湖沒道中

張公洞二首

善卷洞二首

四月一日於毘陵東寺見榴花盛開有作

太湖遊泛

舟次姑蘇城止宿陳氏園亭次日別去於吳

江道中追憶一首

舟次姑蘇城止宿陳氏園亭次日別去於吳

江道中追憶一首

於吳江縣東湖亭與凌漢眺望

余從義興買舟至毘陵將趨武林旣苦舟小
復戒夜寇比抵姑蘇欲易稍大者以行顧
募不能得賴太守范君為募一舟始得昂
首四眺兼宜食息加復遣力護行夜恃無
恐聊此述謝

卷之八

七言律詩 二百九十一首

岳廟二首

從靈隱峰寺登北高峰二首

昭慶寺前湖上月泛

月夜訪周定齋給事即席賦別

三畧道中即謝靈運始寧別墅故地

於天台桐栢宮尋森源洞

觀石梁飛瀑

將訪林頤菴明府舟次偶成

於金鰲觀海

鴈山石梁寺

靈巖二首

天柱峯

大龍湫瀑布

羅漢洞

大龍湫瀑布

羅漢洞

答贈荆川年兄

端陽日嶧縣道中有懷
晚渡錢塘江四眺

送周少魯印馬江淮
過香泉

采石李太白祠
江行有懷

九江舟次
夏日與諸僚集鶴樓

夏日保安樓讌集
送彭戶部還京

苦雨

送張北村憲副開府威茂

於武昌官舍見迎春
萬歲節朝賀

過四祖寺
鶴樓眺望

七夕泛舟齊安江中有懷

舟中

將之常德發長沙舟中作

謁朱張二先生祠

赫曦臺在岳麓書院

菴川宮次韻

艤舟君山二首

江行值風雨

過孤山

九日江行

送同年皇甫君從黃州理遷官南比部

送潘雙谿省長奉表入賀予時赴辰沅撫苗

送汪青峯憲副偕潘雙谿省長入賀

武陵舟中

送汪青峯憲副偕潘雙谿省長入賀

武陵舟中

辰陽驛次壁間韻起戈平岡僉憲如辰

界亭道中

辰溪道中次韻書所見 大酉洞二首

鍾鼓洞次韻

次劉晉初同年述懷韻奉答

懷化驛次韻

山堂驛次韻

羅舊驛次陽明先生韻

遊明山拜文清先生祠次中丞李公韻三首

次沅州有懷省寮諸公

古詩集卷之十一
登武當山天柱峯頂得四首

襄陽道中

送孟兩峯尹黃岡

秋日同少洲馮公闢園讌集率題二首

得報起補關中感念往事留別交親賦四首

立馬潼關望華岳

開夏張常侍高臺送梁岐泉
率鑑川二副憲

用古川僚長壁韻

由宗聖宮上說經臺二首

由金佛峽趨瓦亭望六盤山

將赴固原開成道中值五日

五月七日固原兵憲史吉菴總戎曹雙橋二

將赴固原開成道中值五日

五月七日固原兵憲史吉菴總戎曹雙橋二
公招吳海亭太參高廉泉僉憲及余飲城
南魚池閣上池邊高樹參天小亭面水絕
似江南風致賦二首

崆峒山問道宮次壁韻二首

山在平涼
西四十里

陟祀吳山作四首

六月二日趙東河少參觴余所居臺館席中
即事賦二首因簡東河

行部鳳翔廉泉高憲僉招余借趙東河少參
馮少洲僉憲泛舟東湖賦二首

登崇信縣城作

涇原行省對雨偶作時適旱甚

秋陟高峯

峯在涇南門外

校試涇學諸生感而作

涇城南之高峰切直省堂上多檜栢蒼翠河

愛每天日朗霽影落堂前若其欲雨則雲

起如幕樹一無見今已未夏民舌旱熯比

六七月中雲時時作大雨隨注賦以志喜

登王母宮作二首

秋日偕馮少洲憲僉泛鳳翔東湖次韻

華亭道中積雨潦甚跋涉良苦搢筆賦之

秋日偕馮少洲憲僉泛鳳翔東湖次韻

華亭道中積雨潦甚跋涉良苦搦筆賦之

由六盤山趨固原防秋

聞洮州被圍有事鳳翔晚次靈臺

九月六日固原官署見紅菊盛開雖其瓣片

疎薄莖幹短細然亦嬌娜可愛却憶家園

此時猶未呼僮命酒欣然對酌

九日與憲副史公行太僕少卿郭公讌集靜

寧州之小臺寺寺俯瞰好水川時久陰忽

霽登臨灑然郡吏又覓有菊數本撫對歡

洽乘興有作一韻四首因簡二公

固原道中漫興

環山有詩見懷萬里而至過承獎借次韻奉

酬

十月中將赴原州請事阻宿開成公館值余

初度懷鄉感事賦得五首

游太白山作四首

過五丈原諸葛忠武侯祠

登扶風城

寶雞金臺觀張三丰祠

終南山仰天寺作二首

余從支易邊隣遊向東南行可六十里過所

終南山仰天寺作二首

余從岐陽趨麟遊向東南行可六十里過所
云箭括嶺嶺高際天中通線踏蛇徑鳥道
亂石嵯岬縱橫參錯既不能輿又不可騎
即空騎貫行亦時時蹶跌不支從人被余
步上會天六面字撲面沾衣風凜凜刮面
然顧視萬山飛雪點綴蒼白晃耀宛然畫
圖幽興翩翩口占一首

余入關久之門人故舊書來似訝余迂滯者
口占解嘲因以為報

寶雞道中追憶趙都憲宅廻光亭坐

浚谷家後閣眺

送郭三川行太僕少卿致事東還

梁岐泉副憲耿忠齋少齋招飲漢中郊館即

席賦謝

登拜將壇

登陟華山四首

王官谷尋司空表聖舊居四首

始余未至太華風大作日幾晦已而歇此出

關將至少陵數十里雨又大注潢潦塞途

忽復霽顧良於行喜賦一首

少陵寺夕眺

自嵩陽宮上泰室峰

凝道監築再同諸公取道湖中還省是日荷

凝道監築再同諸公取道湖中還省是日荷

笑盛開景物奇勝喜賦

三首

內苑

鴈門即事

太原王氏別業牡丹盛開

過董子祠

澤州明道先生詞

壽羅念庵六十

過潞安陳兵憲遣人護送過太行寄謝

春日南城樓讌集二首

吾家牡丹比日得歸遶繁花盛開三首而賦之

二首

游白雲菴一首

五日遊豐樂亭上東湖亭中有詩云此地幾
登臨之句為韻足之

九日沈春波讌醉翁亭用呂太僕詩二首
重陽後黃維則招飲宋庄

懷史恭甫

送沈水部奏績

于雙峰處士夢予獲數莖巨而且艷

送同年田南畷太僕東歸

壽朱遜泉七十

城武令于子貞以詩見貽有解組志次韻慰

城武令于子貞以詩見貽有解組志次韻慰

之

荆川寄新茶漫興

冬大雪喻尺素賦

和趙春臺雪霏觀燈

與春臺刺史郊遊次韻

晚坐

守歲

暮春山行二首

清明日太僕趙雪屏招飲醉翁亭冒雨赴席

清興灑然

秋日登城

秋暮閒居

己酉至後大雪次友人韻識喜

送畢梓石入覲

春日蔣上舍招觀石瀨二首

晚春遊花山夜歸

懷張象谿方伯

秋日登瑯琊山頂

同戚南玄遊定山拜莊先生墓

壽西野張中丞

清江徐龍山邸中見臺薦姓名有詩走訊奉

答

次龍山遊瑯琊山寺韻

梓石獨宿郡齋夜夢歸省有作見示次韻奉

答

梓石獨宿郡齋夜夢歸省有作見示次韻奉

答

夜坐次錢宗化韻

寄懷陳近泉憲長

于雙峰招飲別墅

寄李克齋中丞

寄壽蘇園少參六十

秋日東遊秣陵諸山寺十首

孟家庄餞座主王崖先生會風雨不至忽憶

宋潘大臨滿城風雨近重陽句輒爲讀成

壽弦齋先生七十

鄭于野同年邀飲環山樓值雨

讌城南閣上

答太僕王東臺贈賦

壽鄭于野同年

壽遜泉先生八十

早秋郝南峰王東臺錢滌齋鄭平山招遊開

化寺次東臺韻二首

送章陽華報政此行

次荆川韻贈萬厥園

至後大雪連日喜賦二首

早春偕高汪二太僕孫庄讌集次高東玉韻

二首

次韻答遜泉先生

江臯

乙卯冬十二月二十一日大風雪

丙辰上元夜值驚蟄寄趙大洲

書錦囊次韻答吳江筠三首

丙辰上元夜值驚蟄寄趙大洲

書錦囊次韻答吳江筠三首

壽大司馬鳳泉尊師寄朱子美

寄謝與槐大參二首懷舊寮汪栢亭

寄太原潘春谷花山道中

游懷僊洞攬秀亭次遜泉韻

雷廬州問訊答謝壽雙峰于公

火山祠白鹿洞

開先寺天池寺

廬山絕頂

報璉賊就擒喜賦二首壽大司寇千山馮公

胡生甫公集 卷之六 三十三 二百世唐

示諸屬

送張次峰江州管權

送吳初泉之官南太僕

壽貞賢韓母太夫人

諸將會討閩粵諸賊捷音疊至賦簡紀功

侍御諸君子二首

送湯憲僉分巡汝洛

送王楮園之官南鴻臚

送徐龍山幕府

讀姚江孫氏旌孝集

送屠枰石督學兩浙

壽沈翁八十

職方范子示我家藏麥丘圖詠高山景行輒

賦

次韻壽張林泉

送楊職方守澠安

次韻壽張林泉

送楊職方守潞安

送建昌凌守入覲南歸

送羅麒山督學廣東

送張明府致仕歸餘干

送葉戶曹守金華

送萬菱湖秋官守泉州

送范職方奉差過家

送張子騰宰藍田

送武選王即

有懷安慶黃太守

送李尹滉泉之玉山

武選錢君得告南歸

郭駕部守濟南便歸迎養

送張武庫叅知湖藩

送舊友鄭邦德牧耀州

四月朔日為石城公初度余偕大司徒張公
大宗伯尹公大司空林公大司寇錢公大
中丞孫公少司馬喻公同往稱壽會社冊
盛開公因畱賞讌抵夜方散喻公首倡以
謝廼授簡余余與公同為膳部卽奪交餘
三十年今重晤公家恨以衰病荒澁不能
作長賦聊因倚和致悰云

瓜洲春清樓觀江漲

秋日與荆川宿金山寺賦五首

白巢湖泛舟過東西梁山登天門閣

秋日臨并川宿金山寺題五首

白巢湖泛舟過東西梁山登天門閣

白石洞天三首

出洞後寄譚唐吳二刺史

送聞先生還寧波

送陳岡薄知右軍督府事

壽劉約齋先生

七言絕句六十三首

次甘泉先生韻四首
旋途雜詠十首

洪武間蜀人青君文勝尉龍陽龍陽故沮洳

不稼賦重而民逋文勝守關上書請損額

凡三上不報經于登聞鼓下上憐其忠戚
邑稅大半邑人為立祠報祀然名弗稱實
嘉靖己丑前僉事陸君鉞更祠名曰忠惠
予行過哀焉作詩投之凡五首

題于雲心先生扇面 扇面小景

書三槐世蔭卷七首 南遊漫興

題畫 贈洪相士

送王子東川之薊門四首

書王希夷先世所遺釀泉草堂卷二首

覽鏡

登來安新城贈魏尹四首

覽鏡

登來安新城贈魏尹四首

題扇面

送履山地仙

海天春曙圖二首

書張戶部條巖卷四首

歌二十六首

三洲歌

刈麥歌

遊赤壁歌呈張蘆岡憲副

南巡歌十二首

平苗凱歌十首

運甓圖

行三首

江淮行贈蘇侍郎
清風嶺

嗟哉行爲海陵方孝女作

曲
子才首十二首

塞上曲十首
又塞上曲十首

雜體五首

烈女操有敘
六事吟有敘

孟夏
滿江紅送胡雲灘

梧葉兒答朱遜泉

胡莊肅公文集目錄終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一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一

滁陽胡松著



南城縣儒學訓導錢時雨

新淦縣儒學訓導姚翼

新建縣儒學訓導黃約校正

序

二祖訓戒後序

臣始讀漢書至文帝每下詔山東父老必扶杖往聽相與垂泣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常以其言也太過至異日讀我太祖高皇帝所製大誥諸編

訓戒諸錄與 成祖文皇帝屯田法禁都試勅旨其
懇到誠惻深切篤至卽雖慈親之訓愛子暱友之語
狎朋哲師之誨蒙士殆弗能及至使臣欷歔痛泣而
不能自禁使史臣稍加潤色故雖渾噩之書曷尚焉
臣以是知前史之言不誣殆或未能悉紀書云有典
有則貽厥子孫嗟予烈祖所以遺我子孫臣庶者其
宏且侈矣其豈非萬世無疆之永利哉使 後皇后
臣嗣相申勅靡替則我 國家將與昊穹同運可也
其何弗振之患之有今武官子弟長自紈綺狎於驕
淫於前諸訓舜匪直目所不覲固將耳弗及聞故其

俞開蒙議抵禁已科荒墜款宗治國以台土可哀

淫於前諸訓愛國直臣所不戴固將耳并及聞故其

諭開蒙議抵禁犯科荒墜厥宗貽國以殆其可哀也
乃蒐篋竒得 二祖訓戒之辭八篇其他固多要不

能盡錄小臣 私愚惟以申告有位師我 皇祖念垂

創之甚艱識繼承之有道而重慎典則於無斁既銓

次以白大中丞中川陳公公慨然嘆曰是余志也顧

謂署都指揮僉事茂君鎮曰時汝職其棗行以傳授

多士閱月僞工臣松稽首頓首終厥義

廣輿圖序

松嘗伏讀我 英皇一統志叙意深歆 神孫聖緒

世世相承共知我 烈祖開創之功之艱難廣大俾

明正肅公集

思所以保大嗣服於弗替而凡天下之士亦因得以
考見古今故實增厥識知庶幾有所興感憑藉出為
世用以維翼茲一統之盛於無斁竊爲之流涕三歎
歎士祖宗之心蓋未嘗一念不在子孫臣庶黎民也
然則吾為子孫臣庶黎民者則胡可弗思仰體共承
祖宗之心於無疆耶松幸徼國寵靈弱冠釋褐為
牧為郎宣方典學意常切乎寰中之事而才與志左
白首無成比感事對時思有論撰以與海內公忠之
臣共圖襄報會念菴羅子以其二十年前所輯見寄
且病闕軼兼摘舛誤俾余刊補余欣然報之曰此吾

子所以明報

國家首心力單夫公維不攷攷不是

且病闕軼兼摘舛誤俾余刊補余欣然報之曰此吾

子所以期報 國家者心力殫夫松雖不敏敢不是
力乃謀諸左轄石屏胡君君亟加賞贊於是為補倭
及琉球兩圖刊厥譌誤而增諸遺聞有論述凡唐虞
以來太都會若春秋而降會盟征伐之所與其名山
川巖險悉與標表殫力所及至力所弗及若近世錢
穀兵甲之盈朒文武 藩國之增損邊鎮營堡之廢
置則其詳不可得聞始闕以缺矣嗟乎此河山壤地
蓋自黃克分畫奠定而來上下數千年間聖君賢將
相所以綱紀經營於中者要無慮數千百變矣蓋嘗
妄意取譬言茲大塊廣輿譬則奕之枰也彼其分合并

省連總離析失得成毀混一偏安亦不知其幾千萬
變譬則奕之變也乃今櫟括鳩搜虎分眈列譬則奕
之譜也奕之巧雖非譜之所能盡然古人經略徇定
之跡乃其精神心術之運故悉我之精神而參古人
之成跡借古人之成跡而神吾之妙用則謂譜也者
神也器也者道也跡也者心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矣是以輔世君子覽輿地版章而思申畫慎固巡襲
壺標之寄焉感金穀財貨而思制節盈縮劑革損益
之道焉閱形勝阨塞而思握捥控御訐謨遠猷之誅
焉防乎其防豫乎其豫夫如是庶以仰副我英皇

當日之思而殫竭臣勞之實我子孫臣庶黎民言尚

焉防乎其防豫乎其豫夫如是庶以仰副我英皇

當日之思而殫竭臣勞之實我子孫臣庶黎民信尚
亦有利也夫而佐余意程梓經費是正讎校則武進
左子烝之勞宣多矣

易學四同叙

夫易亦多門矣是故有庖羲氏之易焉有文王周公
之易焉有仲尼孔子之易焉而畫有簡焉有繁焉圖
有圓焉有方焉衡焉辭有詳焉略焉博焉約焉易焉險
焉若是乎其弗同矣言四同何蓋同於道不同於法
同者理不同者時是故聖人使人齋戒神明擬議言
動之變化其在君子洗心禊躬其在小人革非遠罪

故能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以定天下之業
蓋聖人崇德廣業吉凶與民同患之心較畫一矣周
公之上其道行所以教民書契綱畧宮室耒耜舟車
孤矢杵臼衣服市廛棺槨權衡度量之具何莫非斯
道也孔子志歆祖述憲章諸聖人見諸行事而不可
得故惓惓是編至三絕焉嘗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
可以無大過矣此數聖人教人之本旨也他日見人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則嘆曰不占而已矣斯豈有異
指哉仲尼歿而微言隱七十子散而大義失秦漢以
降流爲九師析戶分門爭尚竒譎如京房焦延壽者

流雖其自謂極數知來而弗得弘通簡易之法故奚

降流寫九節相戶分門爭尚奇譎如京房焦延壽者

流雖其自謂極數知來而弗得弘通簡易之法故奚
翅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或至殺身彼專論義理如
王輔嗣何平叔諸子似矣然淪於玄空寂猖狂恣
誕靡適乎仁義中正之歸雖當時號稱極深研幾而
實不足以通天下之志故至傷教且因基亂焉至乃
張禹馬融之徒竊聖言濟佞說資口耳饗聲利緣飾
繁帶自詭窮經是特講師博士之靡爾何以濟民行
而裨世教定天下之業而成天下之亶亶耶蓋數聖
人開物成務範圍彌綸與民同憂患之教荒久矣至
宋康節邵先生受圖書於異教發明先天自然之易

然不屑屑乎辭占之文也至程先生易傳之作義理大而精矣則又未皇暇詳乎圖書法象焉晦菴朱子繼之兼總通攝體用爛然迺其論卦變也近於狹而其析象與占也疑於支嗜易之難言蓋久矣晚宋而來學者益衆則其說益繁然率蔽其原本罔所統一山陰李公彭山天資穎拔又蚤從陽明王先生游得其宗秘玩心神明垂四十祀晚年退居彭山斥遠人事覃精深造多所自得藁凡數更爲書八卷題曰易學四同而副有別錄自序識之蓋默會數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是正諸儒先之論於千載之下雖謂集

易學之大可成也具眼者能辨之矣書成授余讀且屬

於千載之上是正諸儒先之論於千載之下雖謂集

易學之大成也具眼者能辨之矣書成授余讀且屬
余敘乃不量叙而歸之以就正有道君子焉

周禮說序

古之政學出於一故言卽其行而必可底績政卽其
心而允迪厥德至於靜言庸違之士則必以爲凶人
而流放之其治之盛奚惑也自茲或續或否滂微而
熄至孔門祖述憲章益大以顯子路欲使木學之子
羔爲費宰孔子則歎其賊人漆雕開未能深信於斯
道則仕所不敢而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以達于政則
謂其雖多奚以故諸門人小子之仕諸侯大夫者皆

能以其所學見於政事如子路之治蒲子游之爲武
城仲弓之宰費邑其禮樂政教之施煥乎皆可稱述
蓋虞夏以來相傳之道如此漂淪逮秦重以烈焰而
六經之道墜地漢興諸儒生綴緝誦習以顯顯詁訓
章句學稍別矣其學雖別而士之入官者猶知守其
師說成訓至於蒞官斷獄上書封事一皆本於經義
如雋生劉向父子諸君子可稽也又後則家自爲學
人自爲政隨時緣俗距先王之法言成憲迹哉遠矣
宋至皇祐治平之間雖賢輔哲相之治不乏而儒者
之效莫著王介甫崛起臨川歆以其所治經術而經

斯世其志可謂韋矣然澤之弗清用之弗善丑于莫

之效莫著王介甫崛起臨川欲以其附治經術而經

斯世其志可謂偉矣然擇之弗精用之弗善徂于漢
儒沿襲之誤乃以國服為息導人主為市井駟僮之
習至於擾天下而禍其家國世之君子遂又病儒以
謂經術誤人然豈知儒自有真而古之經籍為後人
之所訛誤質亂者至衆矣自是士有談周禮者則衆
相姍咲等為長物矧何休林孝存之徒以彼胸臆不
足以窺聖人廣大精微之蘊而謂為陰謀瀆亂之書
學者信耳吠聲靡然和之不復反而求諸此心以上
溯聖人經世理物之心宜其廢而莫之講也他日偶
讀羅子周禮注序乃知王子急索其書讀之凡挾日

夜則凡諸儒生之所譏彈與余之所嘗致疑而未解者無不犁然有當于心至其爲制六官相通不專一而事爲之備曲爲之防與凡幽明人鬼昆蟲草木百工技藝之纖微眇細靡不經畫條貫真有使萬物各得其所之意信非聖人廣大精微之學盡已性而盡人物之性所不能與于此也又豈戰國餘子所可窺其藩籬耶他諸不論論其著者卽如地官王后世子不會仲春今會男女奔者不禁與以國服爲息之說直破千古之疑而發前賢之所未發卽雖康成之博洽當必心服介甫之辟拘寧無噤口有功不周禮侈

矣蓋王子之學雖出於陸渠魏先生夷考陸渠先生

矣蓋王子之學雖出於莊渠魏先生夷考莊渠先生
之書亦或未論至是謂非神悟妙解聖心于千載之
上者耶善乎孟子之說詩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於
乎是豈獨詩爲然哉通其說然後知經非誤人人自
誤經與聖言之必可信而後世經生學士之解經說
書註誤後世者不可勝道也何古陽中丞嘗欲付梓
人業與半價矣未竟而去余增續之乃克僦工讀以者
幸毋以其人微遂置弗省也書成爲序而傳之

讀周易卦變圖傳序

夫易心學也故圖從中起萬事萬化生於心也而心

之動靜則曰陰與陽一陰一陽往來不窮卦爻之所
爲變動不居而倫物云爲之感所以錯行變化而不
已也傳曰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蓋謂是歟
惟聖人能洗心退潛于密故其知來藏往先天而天
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無假於辭占象數是故患民之
迷于吉凶之途也而爲之設因重立卜筮推變化觀
會通繫詞焉以盡其言前民用而通厥志將與共立
於無過之地而成天下之事業此諸聖人作易之本
旨也易爲卜筮作豈若後世推測利害咎祥於形跡
之粗哉顧自戰國以來微言旣湮而易師所傳多失

之粗執顧自戰國以來微言既湮而易詞所傳多失

舛駁至宋康節伊川兩先生先天諸圖若易傳一書
大義燦然矣然未皇及卦爻之變如此也至晦翁先
子言卦變矣又若疑於狹而近于鑿豈諸卦爻獨不
能變耶未豐呂巾石先生謝病屏居游心玄奧乃自
其至不變者以極其變卽其灑然變者以歸於無變
其於四聖諸賢之易玄同默契發所未發混合二才
并包萬有至於卦變之說則又獨若神悟而非先儒
之所及知跡其序論酬答蓋羲文周孔圖象精微之
蘊非獨贊而述之廼躬而蹈之矣先生不余鄙屬使
詮叙顧松暗淺無能究窺而又軍書簿領之事心氣

古山所公集卷一
九
粗浮異時移病龍蟠山中靜觀深造內視返屬以窺
喜怒哀樂未發之大本而見所謂天地自然之易或
更有進於是者尚當與先生細論焉

皇極正義序

粵自穹壤分奠聖神代興先天以開人緣時而立教
蓋莫不皆作有易以前民業焉顧歷祀遐邇不可得
而詳矣今世所稱引曰連山歸藏若河圖龍文乾鑿
度云蓋其遺也但文質互變編題各異爾然自孔子
翼贊之後學者多不能讀所從繇徃徃異路日淆以
淺其流至與種樹之書等漢以來諸儒生顛殘守陋

又各以其所從受為學九師十三家之言盈天下或

淺其流至與種樹之書等漢以來諸儒生顯殘守陋

又各以其所從受為學九師十三家之言盈天下或
相牴牾脫謬不可校而易幾亡矣廼宓犧先天圖顧
為異教所有至宋陳希夷先生以傳種氏放放傳穆
氏伯長長傳李挺之挺之以傳康節先生所謂先天
之學是也然無文字祇有方圓二圖先生天分既高
又入室百泉山中屏絕人事危坐精思日與犧炎為
侶而當世又莫之能用故寓其意於著述作為皇極
經世以發明易道蓋仲尼道不行而歎思假我年卒
以學易而以遺來世也其書以十二三十三相乘大都
弗越程伯子加倍之法顧道同而法異理一而文殊

其圖與書之載性理全帙者雖海內家藏而戶有之
然混淪參錯莫為指晰學者執卷茫然靡知所謂若
與易道絕不相涉然者而先生之書亦幾於贅將如
桓譚氏所以譏玄云云嗟乎悲矣悲矣永豐呂鵝峰
先生夙負奇志晚精理學神解默識深閱後學乃取
易與經世之相通者並列為圖以相準况而各系以
西山先生之說又自為說以申厥義詳衍而縷析焉
譬諸造國之指南燭闇之烈炬矣豈非末學無窮之
幸也歟書既成編厥名正義蓋以別於世傳別集外
集之云而徒以術數語先生者義正而旨遠矣雖然

是義也先生之子伯溫蓋言之曰古今之數皆始於

集之云而德以稱數語先生者義正而旨遠矣雖就
是義也先生之子伯溫蓋言之曰古今之數皆始於
一皇極之數本於伏羲之先天先生亦嘗言之曰先
天之學心學也先天圖中環中也故圖皆自中起萬
事萬化生乎心也又曰先天之學主乎誠誠者主性
之具無端無方者也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不可以
得道而其要歸極至之論則又曰心爲太極道爲太
極天地之本起於中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
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
中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於乎大
哉易也斯其至矣乎余蓋偶有窺焉而未之能至也

先生平生著述甚富皆藏於家而其它行義則具載
廣信郡乘世所誦覽可弗著乃先生之子巾石子則
方講習聖學爲世師表雖未皇譯圖箋說蓋所謂終
日言而未嘗離乎是矣世有知言當曰今永豐呂氏
宋洛陽邵氏可也以須君子論焉

刻孝經序

始余爲童子師授今文孝經句讀蓋及半而疑夫其
所云廣至德紀孝行與右傳幾章諸如此者是誰所
詔告與記注也求之不得置弗思其後數年冠繹故
所誦反復輒大疑不能解偶從友人家見今所刻臨

所誦反復輒大疑不能解偶從友人家見今新刻臨

菴先生刊誤讀之豁然有會於心迺知古書傳於今者類爲後人之所竄定傳益如禮儒行月令檀弓雜記諸篇其不純乎道詭於聖人之意諸若斯要自不鮮奉文公之書信之弗疑比仕且學會海內名儒與相揚確乃於所云刊誤又不能無疑其中夫謂草首爲經今試取讀之彼其義理深醇氣脉通貫本自一時之言無疑顧古文二十二章與今文十有八章似皆仲尼曾子間居間出之言或他人有問或曾子自問或孔子所嘗語人意者仲尼旣沒曾子卽世諸門人弟子雜記其言私相纂輯誦法後人相與尊之爲

經爾夫尊之誠是而顧輒分經傳則亦尊經之過矣
夫分經傳已無當乃曰是章傳某是章廣某曰是爲
天子之孝是爲庶人之孝是孰詔之而孰識之邪其
孔門以來之舊邪夫聖人之言通乎上下其遠如天
其近如地又曷嘗顛顛然曰是爲某人之孝之道云
爾學者試即齊魯論語取孔子言之約者以爲經而
以他日他章之言爲傳以詔於人曰是章傳某是章
廣某要之無弗通然此可乎不可乎此其不足據證
明者必能辨之矣或曰是書之傳歷數千年學者世
守之子獨何據而疑之也曰以漢儒識孔子之言知

之也漢儒識孔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

守之子獨何據而疑之也曰以漢儒識孔子之言知

之也漢儒識孔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
夫春秋者本曾史記之名當時固有其號彼孝經者
是後人之所尊信而夫子之生固以為經有是理乎
自論語大學之書已多出曾子子貢有子之門人所
雜撰而况是書知者觀於古文今文之殊思過半矣
若其他雜引詩傳傳會成文則宋衡山胡氏至山汪
氏具有其說故在學者之自得焉爾雖然秦漢而來
聖學不傳寥寥數千載自有宋諸大儒外至於今靡
矣學者惟利是聞高者習靜語空下者沿俗守陋日
務脂澤其言以悅世其於事親從兄之節順悅翕馳

之旨曠弗省余是用大憂思有以採其敝迺刻斯上
黨仇氏書院中仇氏固敦孝友之行不洽於俗者也
嗟乎士無志於學則余固無望矣志於學而弗是之
先是戕木之本而務膏其華堙水之原而異其行之
達也其涸與萎要可立而俟知我罪我其以斯言也
夫

續文章正宗序

叙曰夫天穹然而七政之象章矣夫地隕然而百谷
之形見矣夫萬物隕然而類聚群分之情著矣是故
古者聖人明天之道察地之紀通人之情於是象物

宜以造文字作書契以代結繩感河洛而序疇稽形

古者聖人明天之道察地之紀通人之情於是象物

宜以造文字作書契以代結繩感河洛而序疇稽形
類而制器度觀會通而行典禮統之經緯天地綱紀
人物發揮事業蓋自羲炎迄堯舜禹以至於湯文周
孔罔弗繇茲其選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
知百聖相傳之致其道一而已矣子貢之徒不達斯
旨故其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其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夫性與天道雖疑極高遠然詎在文
章外哉故諸不達性命天道之旨者斯其於文何秦
漢而下此義荒久矣學者率就氣質之近識解所及
故其見於敷納發爲論議雖其深厚質直或不遠於

古然求其醇於道德仁義之粹如古聖人之經世軌
物明道適治者其鮮矣其後沿習猥下日趨纖靡雕
鏤模襲神理索然卽古之文辭已蕩無復有矧足與
語性命天道哉宋真希元氏憂之乃卽先秦兩漢迄
隋唐錄其文之粹以正學者之邪其目凡四曰詞命
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合二十三卷大都主於明義
理切世用否是弗錄命曰文章正宗傳于代晚歲復
取並世名儒之作分議論叙事二體稍加題識其要
主於經世然未及釐正而先生卒同時宗簿梁氏得
其草深所愛重其後博士倪氏增教鄭氏與梁氏共

志董爲二十卷一代之文繁然其舊惟不傳於

真草澤所愛重其後特子倪氏增教與氏與深以

繼公志釐爲二十卷一代之文燦然甚備雖不醇於
性命天道之言要之其不相合者數矣顧卷之第二
十僅有其目與凡非全書余復過不自量取大儒程
氏游氏朱氏諸疏文續之以成先生之志冀天下學
者必要之是然後可與語文先聖之意庶幾不遂殞
絕蓋孟子有言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
猶古之樂也故苟得樂之情雖聲器有異無害其同
苟會文之理卽雖繁簡文質故爾殊亦惡損其古哉
彼區區擬襲不務求得其情而第肖其形焉者末矣
末矣 晉藩楊承奉保雅愛斯文衰然為中官之特

知余同斯好也請棗行以惠晉學故書以告晉人使
知憶承奉於無窮焉

刻四六菁華叙

說者曰古人有言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久
矣夫言之不足貴也而况夫雕鏤刻畫駢儷纂組其
殆近藝斯亦惡足尚焉嗟乎此內不能辨而外徒爲
大言誣人爾余要其實不然夫自禪受揖讓征伐會
同與其建邦遷國已不能無命誓訓誥之作而况季
世吾觀春秋之時其列國公卿大夫與被文武之教
所稱能言之士要不鮮而仲尼獨許裨諶世叔子羽

所稱能言之士要亦不無而何尼猶言和言世未子外

子產之徒善為命而其他不與焉然則孔門之意可知矣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類如此何者上之論思獻納要於格心下之告詔諷諭貴於發志近之驚伏姦兇陰弭亂本遠之威懷鄰敵逆折禍萌幽之交際鬼神自求純嘏極之感通天地誕受多祥自非出之由衷發之當物謀之盡慮辭之用腴吾未見其可也是故讀奉天之詔則武夫悍卒至於垂涕誦出師陳情之表則順孫蓋士莫不泫然泣下此其感人動物雖不區區於言而言之所感其實要不可誣故君子觀於其感而修辭之道察矣余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一

臨見晉士文傷其闕於是是故輯斯編屬高平劉令刻
以式

論學粹言序

說者曰古今儒者論學衆矣其略昉於三聖其詳見
於六籍其鴻明洞暢於孔孟與孔孟之門若七十二
子之徒其旁喻曲引支蔓衍博極於近世學者其侈
矣且今天下之士非其學弗講之憂而惟其行不逮
之患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
不能改是吾憂也仲尼之憂固弗止於學不講子之
教人顧區區於議論之末其無乃滋多言之疲虧修

思之昔塞廷義之明闡文過之路恐乖聖人垂訓之

教人顧區區於議論之末其無乃滋多言之疚虧修

德之旨塞從義之門闢文過之路恐乖聖人垂訓之
意余竊以為聖人之於教人猶醫者之於療疾也夫
醫之療寒非遽而投之熱也而其療熱亦非遽而投
之寒也必以其溫涼之劑漸而和之順而導之然後
吾之術行而彼之疾可愈不然將相激而至於戕且
賊矣余蓋懼士之激且戕也是故輯是編今其言雖
若人人殊統之盡居敬求仁之方極義利公私之辨
研勝私復性之幾發慎言謹行之旨竊君子小人心
術之隱夫皆講學以修德遷義而改過之實將使學
者持而誦焉習而察焉思古之所以教士之所以為

學其道如是彼其多言之妄徇外之私將潛化陰釋而弗自覺矣斯其於聖人之意何遠之有故曰因其勢而利導之教之善也強其所不悅而瀆告之教之舛也既以謝或者因以諗吾黨諸君子云樂安程子為長治之三年仕優而慕學自言其邑得東山仇氏能崇古之訓以率其鄉是故付程子校之而使刻之

東山書院

刻唐送元名表序

說者曰表之言明也標也譬物之標表言標表事序要於章顯而已奚駢儷之尚也余竊以其言徒取一

萬要未為通論今夫人之於文猶其之於言語之於

要於章顯而已奚駢儷之尚也余竊以其言徒取一

隅要未為通論今夫人之於文猶其之於言語之於
衣服飲食與其宮室器用者也且夫言語之於達意
衣服之於蔽體飲食之於滿腹宮室之於安身器物
之於利用以今方古其可得而齊諸譬則四時之行
萬物之生江河之流轉各因其時以為變故易曰損
益盈虛與時偕行自天地且不能違時而况於人乎
故善學者從今之文以明古之道不善學者執古之
迹以失今之宜斯其行之所以弗遠而施之則泥者
也是學也昉於漢魏六朝盛於隋唐而極於宋彼其
工拙繁簡駢儷直致要之其體不能盡同然其意同

於宣上德而達下情明已志而述物則其後相沿猥
下率競新巧爭尚衍博往往貪用事而晦其意務屬
辭而滅其質蓋四六之本意失之遠矣今世士業文
益又轉甚會不深惟體裁之所從始勉思構撰而乃
掇拾補綴勦竊沿襲是會弗若直致之為章明較著
也余是用悲乃輯斯以式晉士要使學者敦尚本實
優游道藝期可愛而傳爾或者弗察以為斯特文詞
之華而已是非士所先過矣夫召賓客者必腆其辭
命告氓黎者必悉其志慮矧乎以詔君上以交鬼神
以諭邦國以動天地而可弗修其辭乎傳曰修辭立

成所以居業也故人以言求之體裁陳虞夏之辭

論邦國以動天地而可并修其辭乎傳曰修辭立

誠所以居業也故夫以唐宋之體裁陳處身之謨
與用休文之聲律寓孔明之忠義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此則不殺之所深望抑亦吾黨所當自勗者哉

刻判式序

或曰判之言斷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齊侯氏之祥
刑季路氏之折獄邾定公之蔽訟凡皆其選也然皆
非聖人之所貴聖人所貴貴於無訟而已夫訟且不
可有而何有於判且今之判者類撥拾煩蕪支蔓之
言以誣世希合而已其不幾於俳乎胡子曰否審若
是彼古所云明試之典與其揚言之制將皆非與蓋

昔者子孟子最善言治而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至謂生於其
心則害於政若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其言此又
曷故也蓋由辭以得心緣渾以測隱斯古今觀人之
大法是故讀臯陶之謨者靡不知其欽誦呂刑之篇
者靡不識其僭窺申韓之言者鮮弗明其礪覽鞅斯
之法者鮮弗謂其殘久矣夫言之不可掩如此也故
傳曰不得於心勿求於言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然則士欲求得於言其本末先後之分則固有辨
矣高平命劉子雅善文將棗所以式多士莫於余余

爲取善人名判數條附焉顧其詞過藻非古文學飾

爲取唐人名判數條附焉顧其詞過藻非古文學飾
吏之義儒者所蓋稱要在學者決擇爾若徒誦繹其
文乎事沿襲以希妍覲合而已豈徒古人耻之不穀
耻之二三子亦固耻之矣

刻策準序

說者曰唐虞命官敬敷五典敷周造士首崇六德其
後世降政遷洽襲猥下每辟召貢舉必令射策置對
意者虧上德之風滋多言之蔓缺治躬之理繁尚口
之類與且靜言庸違帝克所嘒論篤是與仲尼必蘄
乎余竊以其言徒守一隅要未爲通論夫稽衆陳謨

颺言孝德蓋四代以來莫之能闕而况季世昔者孔子謂仲由曾皙冉有公西華諸子曰汝居則曰不吾知如或爾知則何以夫諸子從孔子游舊矣其旦夕相授受至暱也彼其秉心操術之微猶不能無俟其言而後知其實矧乎疎遠之人邂逅之遇或顧言有危孫時有語默幾有微章詞有煩簡自非素豫其內鮮不失其守而傷於誣故言不可以不慎也稽之載籍若仲尼對哀公問政之言折王孫賈媚竈之諷答康子患盜之問閼季氏顓臾之謀子騫發仍舊之呵有若焉盍微之對孟氏為齊梁鄒滕諸君之謀雪耻

保邦與其交鄰得衆是皆粹乎仁義道德之言正而

保邦與其交鄰得衆是皆粹乎仁義道德之言正而不迂權而不詐巽而可說法而可從雖不以策稱其何策能上其後游談之徒徃徃或竊其緒餘操弄閭枰以註誤時君世主而禍裁天下家國如儀秦其甚次之若叔孫通之詭對公孫弘之曲學杜欽谷永之敢於忤君而不敢於忤莽夫彼其人豈不侈然自以爲才且慧可以遇合快意一時也然士或共見詬詈不復道於聖人之門若大聖諸賢雖弗偶而百世尊以爲師四海並用誦法其孰得孰失世則具辨之矣余督學過濩澤其牧陳子言余謂澤士於策未能遠

覽博觀志於古將取世梓策準列以式余為汰去杜
欽諸子稍增十數篇并取孔孟之言真卷端以提挈
綱領要使學者不直誦說其文固當尚論其人嗟乎
今郡縣吏能不為簿書期會困則難已矧能以其餘
力崇尚文事者乎陳牧可謂優於政矣故表以風諸
方近郡邑之君子焉

列三場程式序

說者曰今之舉業之文非古也士之學有遠且大者
焉子之教人是何屑屑若此云爾余竊以為非是夫
明試稽謨颺言考德蓋自唐虞以來莫之能闕即孔

孟復起亦必由斯且文則有古今矣而理有古今乎

明詩稽謨風言考德蓋自唐虞以來其之能賦曰孔

孟復起亦必由斯且文則有古今矣而理有古今乎
哉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幾今之樂猶古之
樂也故苟得樂之情雖聲器有異無害其同苟會文
之理其體裁雖別亦惡損其古哉故士患弗深於理
爾深於理則達於言故曰辭達而已矣蓋昔周之衰
其文滅質孔子深疾其然志欲從先進而時時嘆古
之學者之不可及教人修辭以居其業夫其所謂古
與所云先進非他也要皆周之盛時之士也余覽晉
士文傷其日詭於先進之士之所為而昧其遠且大
考今讀成化來會試及兩京鄉試諸錄文以庶幾乎

古詩集卷一
從先進之意因為指示篇目乃憮然自失自以未始
窺睹蓋人情厭故悅新舊本故多棄弗省或遂亡佚
既令購諸書肆率嘉靖以來刻文又每雜以時文墨
卷而率非其所自為作蓋他日聞皆好事者詭竄
其中為大爾讀之誤人太原府故刻有會試三場又
字然斷自成化要之成化前與兩京諸省所錄可式
者固自不鮮乃以暇日更為每場選數十篇使與前
文參讀又患覽者初讀或未能詳曉所以美惡篇為
箋注數字俾弗迷謬以付郡惟郭君惟清棗行明者
持而誦之時而繹之則思過半矣昔子程子有言心

通乎道然後其言平正而通達晦菴朱子謂冉牛閔

通乎道然後其言平正而通達晦菴朱子謂冉牛閔
子顏淵三子身有之故善言德行夫身有之而心通
乎道則語自可傳言皆知德達之則能善治而與邦
卽貧且賤困亦弗失為深造自得之君子其孰遠且
大焉孰近且小焉斯蓋朝家置學教人之意不殺
所厚望於吾黨者哉

剛正小學序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解者曰利之為言順也夫善言性者卽其端而順言
之則理罔不顯善為治者曰其勢而順導之則事罔

不成故禹之行水行所無事次亦順焉而已矣今夫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
兄也是天下之至順也先王知其然人生八歲卽令
出就外傳於庠塾里鄰之間使人習於灑掃應對進
退之節充其愛親敬長尊師樂友之念至於制爲舞
蹈教之誄歌亦以順其喧呶躁動之性而約之於道
藝詩禮之間而又不見異物可欲之事以泯其心志
開其情欲比其少長則又有大學之教此先王所以
順人之情不肅而治無爲而成之大凡也王蹟既熄
此意陵遲矣繼以秦俗雜以漢伯世主時臣所以爲

文與台乃頁頁果分風甬文字子川解故東肆習去令

此意陵遲矣繼以秦俗雜以漢伯世主時臣所以為

教與治乃顛顛課今諷誦文字訓解故陳肆習法令
甚乃研揣聲律嘲弄風雲加以紛華盈侈之俗日日
以長凡長老所以教其子弟與子弟之所自期知有
富貴功利已矣故有誦先王教人之法於人人即不
詆為陳物姍為迂器相共詬病者鮮矣夫棄本而趨
末舍順而從逆是賈子所謂天下之舛也材胡由遠
古俗胡由弗衰國胡得久安長治於無數也子朱子
奮起百世之下思以易之而輯小學今其書傳徧夷
夏家藏而戶有之然初學小生猶苦難讀豈不以時
雜大人長者之事而非小子之所及知又所採傳記

百家語多簡奧加之貞婦烈女之行宜別為書而悉
附載故幼學病其繁也余實固陋竊復不自揆量暇
日取先生之書少加刪潤要之一以孝弟慈讓為本
間有舊逸弗載者亦僭附焉無非因良知良能之性
而順導之使其易曉而悅則善心油然而生則惡
可已矣譬之培木之本而不必取期於其支澆水之
原而無煩致力於其委庶先生之書不徒家傳而固
人人悅之矣蓋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而孟
氏亦言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君
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本立道生序固不可亂

矣書既成編手付嗣子板之家塾用詔後蒙若曰公

子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本立道生序固不可亂
矣書既成編手付嗣子板之家塾用詔後蒙若曰公
之四方異有補於化民成俗之意則豈敢哉則豈敢
哉

左編後序

荆川唐子資材卓犖問學闕奧寔是有志古名宰良將
之業他日讀史病今昔將相經營之跡錯出散見罔
以徵稽考鏡廼取漢史而下諸書旁及稗官野乘若
諸大家文集百氏傳記網羅蒐獵貫穿屬比人以類
分事從人繫直迄金元而止蓋宇宙上下數千百年
成敗利鈍治亂興衰是非得失之跡爛然目睫無煩

汎覽戊申冬余東游吳越訪之荆渚出以相論勸令
脫稿已又重念師儒隱逸方技巫史與夫二氏者流
亦皆所以羽翼左右為有國者之不可缺則畢採錄
焉積久成帙為卷百四十有二蓋凡國家仆起理亂
之原民生休戚安危之故良臣偉將經略制置之軌
天人庶徵休咎之應與其善惡之可為著蔡殷鑒者
曠次虎分璧言諸發筭取物應手而是蓋其心力殫矣
昔司馬溫公退居洛陽十有五年意不忘國竭其平
生之力修成通鑑二百餘卷用資治理期見之行晚
年獲見柄用世方庶幾復見雍熙慶曆之盛而不幸

老病以卒吏詔述紛然乞靡有定千載永嘆志士深

年復見柯川世方庶我復見雍熙慶曆之盛而不幸
老病以卒使紹述紛然迄靡有定千載永嘆志士深
悲荆川志行堅厲無謝涑水其編纂此書情更苦而
意至切若曰如有用我持此以往末年借余蒙恩起
廢驅馳南北真有夙夜匪懈自靖自獻之志而務劇
身殲功業弗就亦略與君實等海內有識之士盡然
傷之昔康節邵先生經世觀物揆化撫運謂世無百
年之時時無百年之人而深慨夫時之難人之難君
子蓋為之痛哭流涕厥有感於斯焉已嗟乎嗟乎天
下事夫豈人所能為也與大司馬督府梅林胡公君
所與戡亂共事友也傷君齋志以卒而為君刻此編

以嗣君之志於無斃意謂有能神明其言而發揮事業蓋不必自君躬矣而亦君所以高目憂世鞠躬報國之心也顧中多衍文譌字或時弗屬知君門人王子世新左子升甫爲君所善厚嘗共討論乃徵令卽國子生趙氏國賢別院校讎是正卒爲善本蓋其爲勞居多矣二子以余嘗與聞君採輯意也屬使序著余重傷君之志而幸此編之猶傳也且深致望後賢君子云爾君乃程粹敦事則都指揮戴子冲霄臬司經歷鄭子憲咸與勤焉

歷代文選序

孔子曰文莫吾脩人也端木氏曰夫子之文章可得

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端木氏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久矣夫文之未足珍也如此而古以立言之士比於功德謂三不朽則曷以稱焉夫文非空言也巳易以體天地萬物之撰書以載政事言之跡詩以通性靈倫物之感禮樂以治躬心而和神人春秋以明禮義而定天下之大分此文之大宗然也而其源本根極要於黃中之德其用可以明道造治經世宰物而成天下之亶亶功則廣矣大矣嗟夫文豈徒文乎哉周公而上其道行彼其經緯參贊之跡寔與天地日月風雲星露山川草木鳥獸魚鼈之紛且曠

並著同流煥乎其有文章文王周公既沒於是乃屬
洙泗鄒魯故曰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然孔
門弟子三千七十唯顏子博學於斯游夏頗治其業
自餘則鮮能兼而擅之然則文可易言歟春秋以來
易象周禮墳典丘索雅頌之書則猶具在其後孔子
雖卒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國先王仁義禮樂之教
浸漬灌注在人未泯故當時列國至於嬴秦大都多
能言之士雖其本之或無而其文斐然可誦今歷歷
率在選中凌子蓋彌知言矣夫自秦燔典籍古文散
滅漢興諸儒稍稍綴輯迺其大義或乖而詞多近古

詞多近古或月寔絕而讀書未諸子生有作要其

嗣後或晦或明寢絕而續唐宋諸子徃徃有作要其
體裁形制不必一途而其旨趣要歸可以明道遠治
瑩然相映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
樂猶古之樂也故知今樂之猶古樂則知今文之未
始不爲古文矣吁此可與不知者道耶抑愚嘗妄意
言之宋人如太極訂頑定性仁勿春秋傳序顏子所好
何學論經筵劄子諸作謂宜別爲一卷以異乎諸子
之撰示海內學者必要之是而後其言始立至選中
所載如曹楊書札滕王閣記若韓柳歐陽三蘇諸子
之作則固多應酬投贈登覽游戲語所謂無之靡關

似宜少爲詮削使必純於明道適治用禪世教以庶
幾乎三代兩漢之意而抗其言於功德之間斯以此
德純師行遠不廢而光於蕭統百矣戴守不鄙夷余
使問余敘乃不自揆量而歸之不知凌子見謂余言
然否竊願與聞焉

家塾家訓錄序

叙曰周公有言凡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
嬰孺始生安能知以哲命自貽也此豈不繫所以養
之者哉繇周而前教化具修俗習媿厚凡長老所以
養其幼穉與幼穉所為自養卽詩書三禮雜記之言

多稱有之蓋學者所共睹也春秋何時劉子何人乃

多稱有之蓋學者所共睹也春秋何時劉子何人乃
其言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
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食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則
亦猶古之訓焉此豈非先王仁義禮樂之教浸淫漸
漬淪浹深洽故其遺風餘韻未盡斬然哉秦漢以來
壞以功利日漸媮淪以遲逮今靡然轉甚人生自有
識知其所習聞非富貴聲華之語則機械變詐之巧
也語有之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患所從來久
遠矣有大人先生思以其道易天下又率然好古之
名徃徃令童子誦古詩詞故卒不可易也何者古詩

簡奧即學士大夫猶不能無俟傳注講說而後曉况
童昏之孺乎如必強而儀之譬則以闕奧委巷之語
詔秦晉毀亂之兒即重評且不能通又安能聞言而
悟悟而心悅使其鼓舞一叨躍而不厭耶故古人爲學
之序必使知之而好好之而樂蓋自有道存焉矣嘗
試卽余一人之身凡少而聞問巷俚言市井惡詈狂
狡謔語蓋累十餘年未之復聞也然時時能記憶卽
終身不能忘焉此亦曷難也凡以其易曉而入深入
深則根固根固則難拔蓋其理拙使余生乎古之世
聞乎古之言習借性長化與心安詎若今之碌碌無

聞也然幸賴天之靈不即殞墜又復過不自量歟因

闢也然幸賴天之靈不即殞墜又復過不自量輒因
讀書之暇卽經史子集中語少諧協易見意者輯為
兩卷藏之家塾使弱子蒙第時諷誦焉庶幾不至蹈
余之悔或其有造焉已若曰以公之四方則豈敢哉
則豈敢哉

樂府原序

胡子曰夫樂府者其亦猶古詩之流也不稱詩而稱
樂府者自漢武始也漢武肇祀甘泉太一汾陰五時
謂不可無樂乃立官撰詩用之群祀此其名著矣而
其官只卽古雅頌之遺意時無聖人為之是正刪定以

上追三百篇之舊而興以變人之延年意以謂即如此可以禮神受釐已至於先王所以宣風氣和神人動天地感鬼神之義茫乎曠缺而莫之講其後諸儒生遞相沿襲或時發憤而其君與相則亦莫或具有禮樂之質故卒不興蓋漢視三代截然限隔矣然以其距古未逖流風未盡殄且遺書徃徃復出故其音節詞格渾厚質直皆發乎自然則猶有二南十五國之遺焉東都而來寢以衰弱魏晉而降綺麗漸繁至於齊梁以下之八國則波蕩流連妖淫冶豔轉相慕效飛李成蹊靡靡亡國之音又師涓之所弗屑道矣

蓋弗惟其本徒襲其名稱以爲古樂府之體宜然也

蓋弗惟其本徒襲其名稱以爲古樂府之體宜然也
甚至各出意見郢書燕說情與本題乖刺冒越則樂
曲盡化為詞譜矣徐君茲編其殆深有痛於斯乎他
日究觀郭茂倩左克明兩君子所爲編次論集踴稱
勤備然皆莫能原本自始篇爲之釋而尚論其世乃
今徐君論誤精矣審矣顧清商曲若新曲歌辭有如
子夜前溪後庭玉樹苑葉碧玉大堤遊女至近代雜
曲太抵新聲豔語罔裨風教殺機那狄祇益亂亡則
君子蓋無取焉君意豈以三百篇之什不廢鄭衛桑
濮之音乎夫古詩三千篇孔子裁而正之爲三百篇

司馬子長氏則既明記著矣彼後儒掇拾補綴之妄而可襲沿耶其謂懲創逸志則信乎求其說而為之辭矣此豈人之情也哉今試從市肆聽四弦聞冶曲其心能自持節掩耳而逝者能幾何人斯亦可無寘辨矣無已必歆兼載金紀竊謂宜如詩風雅分正與變自安世郊祀歌而下稍加詮擇無論世代其詞旨典則音調古雅者列為古樂府謂為正編與世誦法其餘俱寘變譜若夫子夜前溪而下諸亡國淫靡石蕩之什並與刊削或投烈燄庶漸近古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蓋謂此

與蓋謂此與知我罪我其以斯言也

如樂其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從古之樂也蓋謂此

兵蓋謂此與知我罪我其以斯言也已

重刻攝生衆妙方序

說者曰醫者意也神明變化盈縮增損要之在人醫
諸名將用兵因地制形緣機利用化裁通變存乎此
心矣而曰顛顛然古方策也矧人病且百數十餘奚
可勝載亦焉能一一而投也余折其中不然夫兵與
醫家者流雖難專執固泥然其大都無踰攻守兩端
故濕補調攝是兵家守之類也湯液盪滌是兵家攻
之類也知者察於血氣榮衛之間審於虛實美之之
辨而參取古今方局斷案時出而劑量焉豈不足以

通神明而稱工巧拯顛危而救暝眩哉是仁人君子
之所萃而汲也矧偏左荒僻之壤蒼首皓顛之聚抱
布質絲倉卒被病卽雖薑薯椒棗芝朮之具且猶弗
給尚奚望於神聖明哲之理乎乃天闕短折世常有
而衆焉余竊傷之北從浙垣見東沙張公所梓攝生
妙方愛其比類分門貫綜該括徹乎小大貴賤老少
男女可以保嬰可以療瘡可以扶羸可以起廢是醫
家之菽粟養道之水火也爰屬江藩重雕刻焉期以
布之人人若大哲人達於天人終始之運葆真舍和
致虛抱朴則兀灝渾涵彌綸三才六氣七情弗爽以

德要無俟乎此矣

致虛抱朴則兀灑渾涵彌綸三才六氣七情弗爽以

德要無埃乎此矣

刻諸葛忠武侯傳序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有味哉
其言之也夫忠武侯之事業信卓犖瑰絕矣而其本
在於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至本之本則又在其讀書
見大意口才須學也學須靜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
無以成學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又曰
此心如秤安得為人作輕重嗟乎嗟乎此豈秦漢來
顯以吏道法令為師者可庶幾彷彿耶世或不察徒
以其能魚腹之圖木牛流馬七縱七擒也則見謂神

明鬼秘絕非人力之所幾跂蹶矣蹶矣殊不知陣圖
本自古法變化之牛馬聊以應猝而譎敵至於縱擒
押捍要之乘氣勢而神機權此則武侯之餘事而非
所恃以興事樹功之本也不然胡屢出無功諸將多
債數以饋餉弗繼爲患耶余懼世之希武侯者舛其
難易遠邇之序又懼不知淡泊寧靜爲興事樹功之
本而茫其施故特表著云爾越守邵君聞余茲論深
然焉且梓以傳永永蓋亦有志者矣

刻文正公奏議序

子曰余讀范文正公諸書疏讀未竟輒嘆不已蓋

漢季世之士歎希世合以大有爲於時憂難矣夫

嘆季世之士歎希遇合以大有為於時憂憂難矣夫
仁宗豈不稱賢君哉呂夷簡宋庠賈昌朝章得象諸
人非皆愼與壬也而或抑不行其言或請誅誣貶徙
至所交名士正人目為朋黨比周而不使少安其身
於朝廷之上晚年獲貳政府用矣而讒殄橫生引避
馬外莫竟厥蘊彼季世之闇荒昏怠讒諂媚收則曷
以冀焉竊意當時君相慨然有寤其言降心虛意協
志同情于以振挈綱維裁抑倖覲沙汰冗猥變易風
俗剗革蠹弊而以天章閣之所條對若昔亮闇之日
之書畢致之行然後漸規洛陽治兵去冗蓄威昭德

庶幾我國勢日強仁明且武西北二虜且就臣服彼
安石之悻復狷狹不至危言高論震奮厲激未遽流
爲熙豐紹聖之紛紛矣豈世道升降之幾汴杭閩廣
之讖天固主宰綱維乎其間而非人力之所可爲耶
故歐陽永叔作五代史至埋亂興亡之故歎謂皆天
蓋深晰其然矣雖然卒其言炳炳具在昔蘇子瞻在
元祐中請以宣公奏議進讀庶如面贊與言可以發
聖性而成治功妄意今之君子有志尊主匡世如軾
之請焉可也如此則公之學之才之志雖不大行當
時而大行後世庶慰先生云爾後五百餘年而先生

時而大行後世庶幾先生云爾後五百餘年而先生
十六世孫學使君丁中屬嚴守韓君重梓以式其皆
有志先生之事也與先生行業在圖史聲光塞宇宙
則世具誦法矣余可弗論

刻范忠宣諸公奏議序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
謂也愚曰所謂世臣者非謂有世官之謂也有世德
之謂也如宋范文正懿父子兩公皆以正學直道仁
孝忠節事其君致位輔相雖其規模幹局才氣力量
微若有異然其先憂後樂之心輔世長民之志對白
日而質蒼昊較然一也至乃恭獻龍圖諸公又皆足

以羽翮頽頽益然不衰信乎夙興夜寐無忝厥所生
矣豈不誠世德之臣哉故世或稱引漢石奮萬石君
後周竇禹鈞家並世若錢景臻陳秦公父子兄弟先
後至建節尊顯貴盛以相夸詡為宇宙侈談然愚獨
竊謂石氏徒醇謹靡所建明竇雖多材踰五龍然立
朝頗乏忠讜之槩且未及大用率就湮淪至錢氏惟
演雖以敏思清才聞於時而急於柄用阿附希進陳
氏兄弟似矣夷考堯佐相業不甚著堯叟出與方州
入為侍郎所在能脩其政要之皆非國家大計所謂
逐世就功名矣蓋秦漢而來世不復知有儒者之學

至唐則岳於詞華潭從宋承唐其風轉熾名人往往

至唐則滯於詞華禪悅宋承唐其風轉熾名人往往
沉溺其中不自覺跡文正之手授中庸橫渠氏勉以
篤學此其學識其大矣詎可與章句訓詁詞藻綴緝
之士例論哉故當世名士如胡翼之孫明復石守道
李泰伯諸君子多出其門即諸子皆相從游討論此
其薰染漸漬亮匪朝夕魯無君子斯烏取斯要之不
可誣已文正公十六世孫中方君志紹先業則既編
次其書疏奏議刻以尋行矣又於名臣奏議若他集
搜輯忠宣諸公疏併付嚴守歸君梓焉而屬余敘余
不自量故推本諸公之業所以昭揭天地震耀華顏

予亮今古者本由其德而其德也繇於知事儒者之
學世不務德與學即學又非其當務欲以成名而永
世難矣難矣故願與希公者交懋云爾

刻包集序

始余讀宋皇朝類苑名臣言行錄及呂氏家塾記童
蒙訓與沈氏筆談諸書具載包孝肅公言行政蹟未
始不歛衽敬嘆想像其肅容峻節雖距公且數百年
凜凜然若侍其側而毋敢惰也後讀公門人尚書職
方員外郎知廬州軍州事張田所爲公諫草題辭謂
公繇諫官御史至大用始終進退完節令名而天下

無異義者以公畢曷至月士不怠建歸養十年無定

公繇諫官御史至大用始終進退完節令名而天下
無異議者以公釋褐登朝仕不急達歸養十年無宦
意其心惟知孝於親已而天子器其才行處之當路
公上裨主闕下瘳民瘼中塞國蠹其心孳孳焉惟知
忠於君乃知公政業聲名所以動華貊而垂宇宙其
學蓋識其遠且大者矣最後讀國史本傳又知公之
孝之忠寔自其無欲始蓋公天性簡儉其衣服器用
居處食飲至為節約即雖大貴如初官此豈復可以
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與所識窮乏得我而為之哉故
其立朝謇諤去就脫然所欲易盈進退皆足要不獨
以仁宗之聖能優容之而已抑余重有感焉方公之

知諫院也常寫唐魏玄成三疏上之且請天子寘坐
右及別條七事入都在明慎聽納辨別朋黨愛惜人
材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猜疑條責臣下以銷弭禍變
牽錄微過以導迎嘉氣其言甚美皆關當時大體至
於論日食地震星變與謹奉天戒之說歆其揆省於
戎狄盜賊蹠令賞罰之間所宜進擢賢傑振張紀律
廣闢衆正之路屏絕群枉之門斥遠佞愷博延公卿
近自宮禁遠及邊陲杜漸防微中外協濟而後后患
可弭諸疏尤為百代之龜鏡竊謂當今之世有忠君
愛國之志者雖如公之上魏鄭公疏可也然則省吾

之重梓豈亦有感於是乎省吾在江淮間稱循吏其

之重梓豈亦有感於是乎省吾在江淮間稱循吏其
治郡蓋多善政要為得師於公比以書來曰孝肅公
集刻在郡百有餘年矣字率漫漶不可讀且多譌誤
吾將校而梓焉子其為我敘端簡余不佞顧何能敘
公集然平生所願學公者乃本公之孝之質以與世
之學公者共師焉

刻正學方先生集序

世傳遜志先生集自雜著至書論序記箋表替跋誄
銘若詩凡為卷二十有四舊矣而歲久漫漶或因闕
佚故其傳弗遠而泥姑蘇范子中方視學過先生鄉

閻先生往事泫然傷焉以與憲僉唐君貞山議屬郡
侯王君重雕刻之刻成視余余受而讀之歎曰子言
君子之道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如先生
豈不誠慥慥君子儒哉聖遠教微風媮俗下世稱誦
法前王先師者豈不燁然有聞踴稱能言哉然華不
副實行弗掩言其甚藉以緣飾諛慝盜攫榮進即利
害無毫髮遺親後君市友鬻國靡所弗至亦奚暇計
其雅言宿諾要之胡可勝道也先生雅志希聖意倦
倦易俗善世即所論述撰著具見已世既莫善俗亦
靡易而又遭罹非常慘怛之變故惟有死而已世稱

出原之忠忠而過而其過也過於忠如先生死不庶

屈原之忠忠而過而其過也過於忠如先生死不廢
幾矣乎或曰成祖之秉鉞而南也天人偕應鬼神
協從此豈人力也哉先生弗爲臣已矣胡至過激若
彼無乃弗足於翟歟夫翟誠未易易語世士惟弗務
立而藉口語翟故亂臣賊子之徒常接踵於天下先
生茲風震激華貊故中經已已土木之難從臣死者
至十數百人無叛志以也先之凶豪狂悖卒不敢恣
行無禮寧藩宸濠之變幾滔天矣而或揮戈或冒白
刃矢死靡他以永扶社謂非先生倡之弗可也此
其文鉅且章矣若夫原本六經出入諸子包并百氏

原身不又過雁非常慘怛之變故惟有死而已世稱

主於崇化翊運而粹然一出於正則世既具誦覽矣
余可弗論焉

刻文清先生要語序

谷子近滄讀書尚友起家海上斷斷前賢而尤愛重
本朝薛先生若曰去古近而可師其言又平實易
直故每讀其書輒犁然有當其心積久成帙因析為
內外兩篇云茲將梓以傳用便誦習而遂屬余引端
簡嗟乎翳余何人能敘先生言哉夫道之為言道也
本自周行廣路人在穹壤誰能去周行廣路而凌虛
厲空以有行乎凌虛厲空以有行匪仙人則幻術爾

山不可學幻詎可久故世之懷慝襲義致飾尊爰色

虛空以有行乎凌虛厲空以有行團仙人則玄術爾
仙不可學幻詎可久故世之懷慝襲義致飾導諛色
取口給無屑慥慥者是皆憑託幻妄凌虛厲空者之
類也久則病且什矣是故道之不明不行也夫婦之
愚不肖弗與焉子言聖人之龍德必曰庸言之信庸
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未嘗若老子之龍乘風雲上天
閃倏有無之不可測識也而其言崇德廣業則又曰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未嘗若莊列之竒譎神鬼狂恣無歸之不可以理天
下家國也如敬軒先生豈不明允篤誠乎實易直近
而可師為有據依耶而或者貴耳謂其少自得語嗟

乎宋自嘉熙而後學者流徯派別岐分戶競高者崇
靜虛卑者守訓詁而訓詁之失遂以註疏章句糟粕
陳言為可以入德而作聖經世而宰物而不知本固
有在愈傳愈遠愈離蓋至 明興宣德正統間
三百餘年於茲矣河津介河朔又經元人汙染之俗
時莫有知誦法先王從事聖學者而先王弗假師傅
崛起中立超然於風氣俗習之外其言行巨細皆必
揆義與道而後已其謂萬物不能礙天之化不相肖
能礙心之大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肖
矣又曰烏集茂林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於密此

矣又曰鳥集茂林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於密此
豈可不謂深造自得哉又或少其鮮所撰著此尤淺
之乎語先生矣嗟乎古聖哲由軒農而降至七十二
子之徒彼有撰著論辯者幾何人夫其所以師百世
而風後來者其尚言乎矧先生之言炳炳燿燿矣自
是而後始有康齋吳聘君氏江門陳白沙氏以至近
世王湛諸名儒益光以顯蓋實自先生發之其烏可
誣已余是以私淑艾而莫之敢狎焉乃谷子則重有
取於余言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人有恒言曰真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諒乎若陽明

王先生之文經武緯豈不信乎全才哉方先生杭議
忤權投荒萬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形影相弔邁志
聖賢之學當是時也人視之粲然道人爾及權奸誅
夷稍遷令尹其政事注措漸露鋒穎矣然未久內遷
已又晉南太僕少卿若鴻臚寺卿南中官曹既簡而
太僕鴻臚更簡且暇先生日與門人學子齋心澡行
講德問業詠歌山巖泉壑之間尚友千古人視之退
然儒生爾甚或譁為禪焉其後拜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開府南贛南贛銜接韶雄汀惠萬山絡繹重巖疊
嶂深阻險峭故多剽盜根株蟠結大為諸省諸路患

人良不旦以殊而織也生官府淺謀者縱一出聲即

嶂深阻險峻故多盜根株蟠結大為諸省諸路患

人恨不旦夕誅而滅也往官府淺謀者統一出聲即
露洩喧傳盜得為備顧多戕官軍先生察其然故不
問亦日與門人學子論學求仁而陰為兵備乃盡察
得賊情地利一鼓殲之使迅雷不及掩耳蓋至是而
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才而猶疑先
生之學蓋先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
學者之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
斂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世
惡事合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獨言知行合一以省
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為行主

意行為知工夫真覺良工心獨苦矣其後又恐學者
之泥於言詮而終不得其本心也則專以致良知為
作聖為賢之要矣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病良知之
不足以盡道而群然吠馬豈知良知即良心之別名
古今千聖萬賢誰能外此心者而致之為言則篤行
固執允迪實際服膺弗失並舉之矣豈專守靈明用
智而自私耶專守靈明用智自私而不能感通著察
于倫物庶類之感此則禪之所以病道者爾先生之
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大事決大疑夷大難不動聲
色不喪七鬯而措斯民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

致而無不足人視之炳燁烜赫軒揭震動而先生燕

色不喪七變而措其民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
致而無不足人視之炳燁烜赫軒揭震動而先生燕
處超然實無一事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有曰我
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非常習為戰與鬪也
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福得無殆於
誣歟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夫君子齋戒以
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
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
克而又奚疑焉不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
於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心亦一而已矣通則

皆通塞則皆塞文豈為文武豈為武蓋尚父之鷹揚
本於教義而周公之東征破斧寔哀其人而存之彼
陳同父輩呼喝叱詫豪蕩弗檢自詭為道與學而歆
舉天下之大事祇見其勞而敝矣緒山錢子先生高
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泝錢塘
踰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
念菴子為之刪繁舉要間從潤飾計為書七卷既成
則謂予曰君滁人先生蓋嘗過化而今又繼居其官
君宜敘而刻之余謝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
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俾後世知先生才之全蓋

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為庶幾可以弗畔矣

出於其學如此必証其學而學為廢錢可以弗畔矣
夫

刻良知議辯序

龍溪王子自越緘示良知議辯凡五帙曰此某與雙
江公所為往復論辯語也子其裁訂是正為余梓為
不則姑舍之或以覆說其言如此額余章句賤儒何
足以與聞斯旨然此靈明一竅通乎宇宙繫誰獨無
則亦頗竊窺睹焉夫王子所稱良知即未發之中即
發而中節之和未應非先已應非後即寂而感行焉
而寂非內也即感而寂存焉而感非外也無先後無

內外渾然一體析也則支其上廣大渾融顛撲難破
近乎墨子之守矣然自陽明先生指出此竅傾懷示
人學者執德不宏稍悟即歇安其簡便以知為行忘
其所謂戒慎恐懼養之致之之實以立乎天下之大
本甚至棄真歸贗謂寇為戚至於蕩而無歸積而為
慝而莫知辨以反則世亦蓋多有焉此雙江公歸寂
豫養之論所繇以發者歟今其言曰夫節者心之則
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惟養之豫者能之豈能使之
發而中乎使之中節是宋人樞筮之故智也故必歸
寂以通天下之感致虛以立天下之有主靜以該天

下之動雖若疑近於析然王先生始在滁教學者

下之動雖若疑近於析然王先生始在滁輒教學者
靜坐澄心蓋亦此意而當世弗察譁然謂禪門人有
疑而問者世謂先生為禪何也先生曰吾學非禪吾
學孔孟正學即使孔孟復生當不能易第吾極養未
之逮爾嗟乎此余髫年所親聞於諸老儒者豈非實
錄哉然此非先生之私言也明道固言之矣曰識得
此意須以誠敬存之更求義理栽培充拓又曰既知
所有不可不養所有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
性其次至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則著則明動而變而
奚俟多言為哉故易既曰得其一萬事畢而又曰差

之毫釐謬以千里故養而致之之功要不可闕如此也竊謂二先生言各相發而義實相濟蓋鹽梅麴蘖合而成味是在學者深指含哺咀嚙啖有難以口舌爭者矣夫苟食而知味味而克實則其生色也晬然於面盎然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矣大畜之象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蓋此之謂也故願與吾黨諸君子交勗云爾

莊渠魏先生文集序

他日讀書則常誦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之語不能休意謂今之世不復有斯人矣乃今盡讀莊渠魏先生

集而夷考其行則先生蓋其人與先生仕正德間嘗

集而夷考其行則先生蓋其人與先生仕正德間當
是時凶閹擅朝士大夫浮湛苟仕高者留意春秋
左氏開元天寶間詩晉二王帖若唐顏魯公字書則
已足夸示自矜重次者圍棋酌酒而已乃古人脩已
以安人安百姓之學則奚暇省憂哉先生資材既別
志識夔異始為南刑曹則思業乎其官覃精法理既
而卑之尚友天下之士矢心經略游思宇宙丘氏
衍義所載經世之業必加討論務期底績其後謂本
之不在是也反之身心學于天地萬物其學大抵無
慮三變故其居江湖麋鹿之間則思其君處臺省廊

廟之上則憂其民要不獨敷納論思講說獻致即其
寄懷贈答書命問遺所以忠告善道陳誼責難彌翼
匡棟靡所不用其極可謂切切惻惻斷斷侃侃通天
下四海為一身者矣他文弗論即如周禮世稱殘闕
斷爛不經之書繁其人矣先生緝分縷析發聖人代
天覆比至公無我之心宛然可掬至謂後王能盡其
道因而不革則天地可以位奠萬物各止其所而安
且追憾於秦之廢古任法而嘆曰古一宇宙也今一
宇宙也自秦限之矣而自京口渡江踰淮浮河覽觀
輿地凡古今山川經絡之大戒溝洫河渠之往跡轉

輿地凡古今山川經絡之大戒溝洫河渠之往跡轉

漕都會之形勢車騎馬步田牧之便利與否舉中原
方數千百里之地皆盡經緯運諸掌握此其胸懷志
慮豈三代而下隨世就功名有可窺其藩屏耶又
病學者多言質道虛文防實嘗曰人從開闢以來虛
文日勝一日自孩提後聞見日增一日何由至道今
須塞兌探根還淳反朴以回造化又曰收斂停玄出深
造默成方是天機之學其機只在此心操則存舍則
亡所以君子貴戒慎恐懼也於乎微矣故所著六書
精蘊時發此意於象形意事之間要不獨是正古文
聲匡俗書而已當是時上方雅意稽古禮文正學

之事而時宰異意遂丐以歸悲夫正直難容奸
諂易合蓋呂惠卿章惇之法更進而韓忠獻富文忠
諸公絀至如元城涑水衆君子且日為邪等彘彙而
惟恐復用矣此又世道升降之會人材消長之機而
豈人力之所能為也歟不然君子在位聲應氣求以
類而升陽內陰外彼其人上國用禮教風俗寧至如
後來之汗下匱誦也歟尚及前賢三漢隕涕他日舟
過姑蘇解后太守王君問郡之故語及先生亟知慕
重因托君為余鈔寫一部君不鄙余屬以序論將圖
梓行余何人斯能效斯役乃君僕崇尚至意不穀私

故惟襄又不能也序論其大都如此云若先生之

淑雅懷又不能已已遂論其大都如此云若先生之
平生履言行政事則先生入室弟子鄭君伯魯纂
輯備矣

浚谷趙公文集序

余他日讀書至秦誓讀詩至駟鐵小戎終南黃鳥之
什愛其言質直武毅明信悃幅而文采蔚爛煥乎成
章則以謂先王禮樂教化之餘澤又經仲尼化工刪
潤理固宜然比年起廢參藩守在關右由雍歷豳從
涇溯渭西陟空同吳嶽諸山觀于朝那汧汭諸水見
其盤薄雄秀厥崇際天曼衍逶迤其流駛激則知山

川原本遠有自來秦人而為秦聲猶楚人之為楚語
要無惑其然也居久之行部高平往來固原訪浚谷
先生于藏書閣之迴光亭因得盡讀先生平生所為
詩若文乃其感事憂時味懷撰物酬答寄贈則何其
宛然秦繆公后子蹇叔孟明氏之烈而小戎駟鐵黃
鳥終南之流風也然又豪如太白而不淫雄如子美
而多變踈暢跌宕如司馬子長班叔皮至其卒澤於
道德仁義之歸典禮中正之粹又非諸君子之所能
造此又曷故也蓋先生資材卓犖本自不群束髮登
朝徧交一世之名士並時如羅子達夫唐子應德皆

與之食息卧起上下其論議而講於孔氏之正學故

與之食息卧起上下其論議而講於孔氏之正學故
其言慙而文譎而則直而不倨肆而成章闕衍鉅麗
而弗靡逖追典謨而上薄風雅要亦其理也山嵐奈
風之所能限耶蓋前乎諸君子得於天地者而其
養於已者不能無異故蘇子由古史譏子長淺陋而
不學意率有感乎是即彼班生李杜諸君子亦何能
遠輒也之謂耶善乎仲尼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如丘者而不如丘之好學他日則又以學之弗講
為憂故學匪以為詩若文人烏而已也為哲為謀為
肅為乂為賢聖人君子之業否則藝烏爾矣甚乃為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一
佞為諛為誣為慝為禹歆操丕之流蓋學與弗學所
繇致相遠矣然則學詎可一日弗講哉余蓋於趙子
得師焉趙子以余之論與君合而因屬余題其集余
不敢讓浚谷子其將益有以教蒙乎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一 終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一

終





24408